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34262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34261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小春

页数：283

字数：25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### 内容概要

那一日，她为少年时的他所救，从此留在他兄弟二人身边，纠葛牵绊四十年。

家族和法统的传承注定了他兄弟二人的一生：长子出家为僧，幼子娶亲延续血脉。

他是早慧的圣僧，三岁记诵经书，十岁随伯父与蒙古汗王谈判，十七岁掌萨迦派，十九岁成为一代雄主忽必烈的上师。

那一年，他的幼弟恰那九岁，迎娶十七岁的蒙古公主。

那一日，她本可以在他的受戒礼前修成人形，却为他损耗了过多的灵力。

“小蓝，为何你看到哥哥受戒会哭？”

她奇怪地看着他欣喜若狂的俊脸：“恰那，我说我能修成女子，你为什么这么高兴？”

横亘在他们之间的，不止是人狐殊途，更有这辈子他们都不可更改的身份。

而在那遥远苍茫的雪域高原上，却有更加酸涩的命运，正在等待着他们！

莲花高台上的佛与法，俗世凡尘间的情与爱。

“不负如来不负卿”三部曲：从鸠摩罗什到八思巴再到仓央嘉措。

以千古三大高僧为主角，神佛动容的最美禁忌之恋，令万千读者潸然泪下的历史玄幻纯爱巨作。

1、《不负如来不负卿》：公元初的边关，古龟兹国外的古道上正驼铃悠悠。一段遗落在1650年前丝绸之路上的纯真恋情缓缓浮现。

2、《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》：八百年前，蒙古国的战火刚延伸到那片苍茫的雪域高原。六盘山下，羊卓雍湖畔，她永远是他心底最美的花朵蓝莲花。

3、敬请期待。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作者简介

小春：职业经理人，超人气作家、编剧。  
开创历史玄幻纯爱小说新派别，代表作“不负如来不如卿”系列三部曲。

2007年出版“不负如来不如卿”系列第一部《不负如来不负卿》，一战成名。

2012年炎夏，“不负如来不如卿”系列第二部《不负如来不如卿之蓝莲花》上市。

“不负如来不如卿”系列第三部，正在创作中。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书籍目录

- 楔子
- 第一部 少年时
- 第一章 初遇雪莲
- 第二章 雪域圣者
- 第三章 白兰之朵
- 第四章 智者班智达
- 第五章 童年记忆
- 第六章 凉州会晤
- 第七章 稚子新郎
- 第八章 我说话了
- 第九章 『仇恨』家族
- 第十章 智者圆寂
- 第二部 年轻帝师
- 第十一章 追随忽必烈
- 第十二章 拜为上师
- 第十三章 王妃的秘密
- 第十四章 五台山辩论
- 第十五章 恰那的愤怒
- 第十六章 斗法
- 第十七章 受戒
- 第十八章 变身成人
- 第十九章 如何做人
- 第二十章 一步步靠近
- 第二十一章 兄弟相认
- 第二十二章 白兰王
- 第二十三章 上元佳节
- 第二十四章 第二场婚礼
- 第二十五章 妒妇相争
- 第二十六章 皇子大婚
- 第二十七章 心伤
- 第二十八章 亲密之举
- 第二十九章 我的心愿
- 第三十章 公主之死
- 第三十一章 死与生
- 第三十二章 默默守候
- 第三十三章 白伞盖佛事
- 第三十四章 灵力反噬

## &lt;&lt;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节选1： 雪地里，恰那呼哧呼哧地奋力推雪球。雪球越滚越大，在地上划出几道轨迹。他扭过头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嘴里冒着丝丝白气，跳脚大喊：“哥哥，快来堆雪人啊！”

“八思巴答应一声，眼睛却瞧着驿馆大门，心事重重，神不守舍。今天，班智达去了王府，会见回到凉州的阔端。一大早班智达便带着大群侍从走了，到现在已过去三个时辰，他还没回来。我的腿没全好，也无法陪恰那玩雪，窝在八思巴身上，安静地陪他，突然觉察出什么，半立起身，竖起耳朵倾听。

“蓝迦，是伯父回来了？”

八思巴拍着我的头，焦急地问。我分辨出那是十多个人的纷乱脚步声，朝八思巴点头，那应该是班智达。八思巴突地站起身，将我往恰那怀里一塞，飞快地向驿馆外奔去。恰那嚷着“等等”，也抱着我颠颠儿地跑。

刚出驿馆便碰上班智达一行人踏雪而归。他的脸色平和安详，看见兄弟俩迎出来，微笑着说：“姜吉，恰那，随伯父进屋，伯父有话要跟你们说。

一进屋，班智达便屏退侍从，八思巴从暖壶里倒了碗酥油茶递上，小心地问：“伯父，今日谈得如何？”

班智达噙着酥油茶，对兄弟俩温和一笑：“阔端王子对我甚为敬重，商谈之时颇能听我之见。我已与王子商定乌思藏全部归附蒙古，降附纳贡，成为属地。归顺的各方首领皆可保有原来地位，但须经蒙古委任，并向蒙古呈报户籍，交纳贡赋，遵行蒙古法度。”

八思巴愣住，犹豫着问出：“伯父，这样全然归顺蒙古，乌思藏的其他贵族和佛教教派是否会反对？”

班智达点头，叹息一声：“必定会有反对之音。可是，如今的乌思藏已不复吐蕃时期强大，若是开战，我等只是一个个小派势力，要联合，内讧只怕比外乱还严重。先前只是跟阔端王子的偏师打，都已是节节败退，更何况大军压到？蒙古人打仗，若是战前不降，战后必屠城。你看大夏国、大金国、花刺子模、罗斯人，哪个没有被蒙古人屠过城？而畏兀儿归降，则未遭涂炭，人民财富皆归其自有。”

“乌思藏已乱400年，不能再乱下去了。”

班智达挺直了佝偻的腰背，苍老的声音饱含坚韧，“为了让百万藏民不再受生灵涂炭之苦，为了乌思藏不再四分五裂各自为政，我班智达甘受其他教派指戳。”

兄弟俩钦佩地凝视老人，哽咽着叫了一声：“伯父……”

班智达脸颊凹陷，额头沟壑密布，写尽沧桑，唯有双目如炬，乾坤分明。他缓缓说道：“阔端王子已决定，任用萨迦派之人为达鲁花赤，赠予金符和银符，所有乌思藏头人须听命于金字使者和银字使者。各地地方官员缴纳户籍，不得妄自行事。蒙古官员将来乌思藏，与萨迦人员议定税目。”

班智达的口吻，并不像对小孩子说话，而是将兄弟俩当成大人。许是害怕自己时日无多，要将未尽之愿悉数交代。八思巴凝神静听，严肃地点着头。恰那只知道抱着我，两眼骨碌碌地从伯父身上转到哥哥身上，半懂不懂地默默听着。

## 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班智达将茶碗放在几案上，看着年幼的兄弟俩，眼里满是舐犊之情，他将恰那叫到身边坐下，慈祥地抚摸着柔软的他长发：“这次会面，还有一事，与你们兄弟俩有关。”

两兄弟都抬头看着班智达。

班智达停顿良久，突然说道：“我们款氏家族在吐蕃时期便是名门望族。”

我的曾祖父官却杰波，170年前建萨迦寺创萨迦派，但他并未出家。”

两兄弟不知班智达为何突然说起萨迦先祖，讶异写在脸上，却不发问，认真聆听着。

曾祖父到了58岁，还没有儿子。

一次偶遇一位背水女子，互相爱悦，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，取名为贡噶宁波，便是我的祖父。

曾祖父圆寂时，祖父只有11岁，继承了萨迦派寺庙和所有庄园。

他主持萨迦派48年，收徒无数，将萨迦派真正发展起来。”

班智达语气平静，时不时沉思一下，一点点地回忆：“我的祖父贡噶宁波也没有出家。”

他娶了察摩地方的姐妹俩，生了4个儿子。

可惜，大儿子22岁在印度圆寂。

二儿子索南孜摩出生时，祖父51岁。

索南孜摩是我的二伯，他继承祖父法统，勤于修行，著述颇多，于41岁圆寂。

他圆寂后，萨迦法座由我的三伯扎巴坚赞继承。”

“还记得你们小时候见过的萨迦寺大屋顶吗？”

班智达搂住恰那的肩膀问，恰那乖觉地点头。

老人笑着继续说：“那便是我的三伯任法台时主持修建的。”

在他任上，萨迦派实力大涨，影响已不止萨迦一地。

我从小，便以长子身份，由三伯以法统继承人教养长大。”

班智达顿了顿，喝一口酥油茶：“不过我的二伯和三伯，虽然继承法位，却也没有正式出家。”

他们俩跟我的祖父贡噶宁波一道，被称为萨迦派“白衣三祖”。

“伯父，我记得他们！”

恰那喜出望外地嚷嚷：“他们的佛像，便在大殿之内，我们每天都要跪拜呢。”

班智达点头：“我的父亲贝钦沃波是幼子，他出生时，祖父已是59岁了。”

祖父的4个儿子中，只有我父亲传承了家族血统。

他有两个儿子，便是我和你们的父亲桑察。”

他眼望虚空，似乎记忆缥缈在辽远之处：“我27岁受比丘戒，是萨迦派中第一个正式出家为僧的比丘。”

而你们的父亲，作为幼子，依照萨迦派例规，娶妻生子，掌管家务。”

于是有了你们。”

“伯父，你跟阔端王子会面，有什么决定，是与萨迦派传承有关的吗？”

一直沉默不语的八思巴抬起清灵眸子，突然发问。

班智达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旋即点头：“姜吉，你真没有辜负伯父的期望，这么快便能想到。”

迎着八思巴询问的目光，班智达语气异常凝重：“萨迦派从创立伊始，便是由款氏家族代代相传。”

之前教派实力尚弱，子嗣单薄，尚可不出家便继承法台。”

从我起，萨迦派要壮大，要走出萨迦，需得遵行佛法教规。”

所以，长子承袭教职出家为僧，幼子娶妻延续家族血脉。”

姜吉，你作为长子，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你10岁我便让你受沙弥戒，都是为了日后继承伯父的法统。”

八思巴和恰那对视一眼。

恰那还是懵懵懂懂，忽闪着大眼睛歪着头看。

八思巴咬一咬嘴角，鼓起勇气问：“伯父与阔端王子的商定，是跟姜吉有关，还是恰那？”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“是恰那。”

班智达低头看向坐在他身边的小鬼，微微一笑，“伯父已经为恰那定了婚事，是阔端王子的女儿——墨卡顿公主，今夏便成亲。”

“啊？”

恰那正把玩着我的大尾巴，听了手一紧，猛地抬头，不知所措地看着班智达。我被他掐得生疼，呜呜叫了几声他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放了手。

“伯父！”

八思巴惊呼，“恰那才刚9岁！”

“伯父知道。”

班智达半闭眼，叹出一口气，“阔端王子本来是要将公主嫁给你。”

可是，你已出家，20岁时需受比丘戒，这辈子都不能破戒娶妻。

所以便商定由恰那娶公主。

“伯父，这……这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恰那跳到地上，有些惊慌失措，黑亮的大眼睛满是迷茫。

“这门亲事是由阔端王子提出的。”

蒙古王室向来与归附之国通婚，以此恩德加强联系。

班智达将恰那拖了过来，搂进怀中，“恰那，你能娶公主，是上佳姻缘，对萨迦派日后发展，极为有用。”

“那个公主跟我一样大吗？”

偎在班智达怀里，恰那怯生生地抬眼问。

“墨卡顿公主17岁，比你年长8岁。”

看见恰那莫名惊骇的表情，班智达急忙宽慰他，“听说公主是个好姑娘，骑马射箭样样精通。”

你要把她当成姐姐一样敬重，很快，你就会长大的。

“伯父……”恰那撅起红润的唇，一脸不情愿。

“伯父这么早就为你定亲，还有一个原因。”

班智达抬起沟壑纵横的老脸，忧心忡忡，“萨迦派从我曾祖开始，子嗣一直单薄。”

我祖父在曾祖59岁时出生，我父亲也是在祖父59岁时出生。

娄吉，你父亲生下你时，亦有52岁了。

恰那更是可怜，一出生便没了父亲。

萨迦派以血脉传承，若一旦绝嗣，便无法延续。

高龄生子，又造成幼童继立，只得将大权托管于弟子之手。

若是碰上心术不正之人，萨迦派和款氏家族便岌岌可危了。

“所以，伯父这么早便为你定亲，也是盼望你能早日延续款氏家族血脉。”

款氏家族的延续，只能靠你一人啊。

“顿一顿，班智达捏起恰那的小下巴，慈爱地说，恰那，你现在还太小。”

再过几年，你就能理解伯父的苦心了。

八思巴一直垂头咬着唇，此刻突然抬眼，眸子里一丝哀伤缠绕：“可是，伯父，除了我们两兄弟，父亲还有其他儿子呀。”

二弟仁钦坚赞，三弟意希迥乃，都可以继承家业，何必让恰那那么小的年纪就娶妻呢？”

“娄吉！”

班智达突然厉声打断八思巴。

我从未听他用这么严厉的口气对兄弟俩说话，“你们的母亲拉孜袞吉是长妻，身世显赫，血统高贵，非其他妻子可比。”

你们要牢记，萨迦派必须由你和恰那继承！”

恰那被吓到了，眼圈一红，小嘴扁起，可怜巴巴地仰头看着班智达和八思巴。

似乎发现自己语气太重，班智达稳一稳声音，抱起恰那坐在他的膝上：“恰那，你成亲后，”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要住进阔端王子府。

以后改穿蒙古服饰，学说蒙古话。

“伯父，那你跟哥哥呢？”

你们也住王府吗？”

班智达默默摇头。

恰那怔怔地看着神情凝重的班智达，又转头看看垂头不语的八思巴，泪水在大眼窝里一圈圈转，却没有当着他们的面流下来。

那一天，恰那突然变懂事了。

那天晚上睡觉时，恰那搂着我，八思巴搂着恰那。

恰那贴着我的脊背，泪水无声地流淌在我的皮毛上，又渗进了肌肤内，由肌肤一点点渗进我的心。

9岁的孩子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，即将与相依为命的亲人分离，与陌生的新娘住进陌生的环境，心里的惶恐，怕是一生难忘了。

八思巴不说话，只是一遍遍轻拍着弟弟小小的身子。

我永远都忘不了，恰那的童年，如此仓促地结束在9岁。

没过几天，几百封信从凉州驿馆快马发出，去向乌思藏各地。

那封《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》，规劝西藏各教派和地方首领归顺蒙古，编制土地属名清册，一份呈献阔端，一份送至萨迦，一份自己保存。

直到21世纪，这封珍贵的信，依旧珍藏在萨迦寺内。

\*\*\* 年轻人拍着脑袋：“9岁，天哪……”他摇摇头，重重地吐气

：“阔端让恰那住王府，穿蒙古衣服说蒙古话，是把他当成人质对待啊。

而且这门亲事里，两人的生活习惯、语言、年龄都相差太多，这样的政治婚姻怎么会幸福呢？”

我苦笑一下：“其实班智达都明白。

只是他要从大局考虑，不能拒绝阔端。

年轻人若有所思：“不过班智达此举，对中国意义非常重大。

西藏归顺了蒙古，即是归顺了元，虽然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元朝。

这是历史上，西藏第一次统一到中央政府。

我点头：“班智达与阔端的会晤，以现在的历史观来看，促进了中国的统一，所以一直被史学家肯定。

其实班智达只是奠基人，西藏真正统一到中国，是由八思巴完成的。

节选2：公元1255年——藏历阴木鼠年（乙卯）——南宋宝祐三年——蒙古蒙哥汗五年 八思巴21岁，恰那17岁，忽必烈40岁。

我本蜷着身子缩在恰那床上那处为我准备的被窝里睡得昏天黑地，不知睡了多久，被激烈的争执吵醒了。

“你昨日刚从你哥哥府上要来服侍的那个丫鬟，她犯了什么不得了的重罪，你为何命人砍了她的手？”

愤怒至极的男子声音，是恰那。

我顿时睡意全消，将头从毯子中钻出，睁眼望去。

恰那正站在书房中间与他的妻子墨卡顿说话。

他身着玄青色蒙古长袍，柔顺的黑亮长发披在肩头，俊逸出众，如玉树临风，丰神俊秀。

这些年里恰那猛蹿个子，17岁就已蹿到了一米八。

只是个子虽高，却仍是瘦削单薄，站在人高马大的墨卡顿身旁，被生生压着好似矮了几分。

墨卡顿今年25岁。

汉地亲王的女儿一般只能称为郡主，蒙古人却一概都叫公主。

墨卡顿虽是公主，行为举止跟受过严格皇家礼仪训练的汉家公主实在无法相提并论。

大漠里骑着马儿吃牛羊肉长大的女子，与汉地女子相比，举止粗犷，皮肤粗糙，也更显老态。

这些年她的食量越来越大，高大健硕的身体如气球般膨胀成一座铁塔，怕是几个草原汉子都扛不动。

“怎么，你不知道为何吗？”

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你真以为我是喜欢这丫鬟服侍才向哥哥要来的吗？

“墨卡顿还是一贯的颐指气使，大咧咧地往桌旁坐下，椅子发出痛苦的吱吱声。她用肥硕的手把玩着垂在前胸的头饰珠串，冷冷地瞥着恰那，”“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昨日在哥哥家的宴席上，她给你送羊肉时，你一直低头盯着她的手，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了！是不是觉得那手很白嫩很漂亮啊？”

那丫鬟还拼命朝你抛媚眼，你居然回她一个笑脸。

就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们这对狗男女也敢这么猖狂，当本公主是瞎了吗！

“恰那气得猛一拍桌子，吓了坐在一旁的墨卡顿一跳。不等恰那出声，墨卡顿跳起来指着恰那的鼻子吼：”“你拍桌子干什么？气我搅了你的好事，还是心痛那丫鬟的手啊？”

“恰那一巴掌挥开墨卡顿点在他鼻子前的手，力气稍重了些，墨卡顿便撒泼大叫。恰那退开几步，嫌恶地看着一脸横肉的墨卡顿，胸口不停起伏着。

”“你简直莫名其妙！

我昨日在你哥哥府上何时盯着什么丫鬟的手了？

“突然忆起了什么，恰那紧接着低呼一声，”“我想起来了！莫不是我的佛珠被卡进桌缝时？”

“我那哪里是在看丫鬟的手！

我将割肉刀碰落在地，弯腰去捡时不小心将挂在脖子上的一串佛珠卡进了桌缝。

为了不扯断佛珠，我只得弯着腰一点点地往外拉。

正巧有个丫鬟往我几案上送羊肉，我直不起身来，只能尴尬地冲她苦笑一下。

你坐在我身后，所以看不到佛珠，只看到我一直低头弯着腰，便以为我在盯着她的手。

“解释完了事情原委，恰那连连后退，如看怪物般瞪着墨卡顿，悲恸的声音变了调子，”“我根本就不记得那丫鬟长什么模样。

就因为我无意中看了她手臂几眼，你就致人伤残，你真是太可怕了！

“今天你朝她瞥了一眼，明天这些不要脸的妖精就会爬上你的床了！”

“墨卡顿自知理亏，却在恰那面前向来不肯退让半步，此时挤满肥肉的圆脸上更添狰狞，走到恰那面前恶声恶气地双手叉腰，”“你们男人天性好色。

见了身材妖娆的，脸盘子漂亮的，都跟苍蝇一样。

我哥哥房里塞了多少妙龄女子，他还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看得过眼的。

“恰那赶紧退后几步，抚着额连连摇头，苦涩地纵声大笑：”“公主，我能跟你哥哥比吗？

这驸马府里里外外服侍的全是男人，我哪里有什么机会接触女子？

这屋里，连雌苍蝇都飞不进来！

“墨卡顿恨恨地跺脚，寻常女子的撒娇动作被她使起来连大地都似乎震颤了一下：”“可即便如此，你还不肯多看我一眼。

我们成婚这么多年，我的房间你从不肯踏足半步。

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？

不就是想要个比我身材苗条，脸盘子能拧出水来，说话声音娇滴滴的！

“你——”恰那欲哭无泪，掩面挥手，声音疲惫不堪，”“公主，请你走，我今天不想再见到你！

“墨卡顿在恰那面前横行霸道惯了，哪受得了恰那如此直接的回绝，气冲冲地上前欲拧恰那的耳朵：”“臭小子，你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敢这么对我说话了啊！

“17岁的恰那早已不再是几年前任由墨卡顿打骂的委屈小男孩了，在墨卡顿伸手之前便一弓身，从她身侧灵巧地避过。

不想再跟她纠缠，恰那扭头打算往屋外走，墨卡顿又扑上前欲抓他的脖领。

恰那回头迅速钳住她的手臂，眼里的愤怒越烧越烈，另一只手已举在半空。

墨卡顿自恃身份，谅恰那不敢对她怎样，嘴里犹不停地嚷：”“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不过是个下贱的党项奴隶罢了。

他们命如蝼蚁，死不足惜——啊！

“墨卡顿惊恐地捂住脸，小眼瞪得差点儿掉出来。

恰那愣住了，将举在半空的手收回，看了看掌心，确定自己的确还未来得及打下去。

墨卡顿的脸似发酵的馒头迅速膨胀，本来就胖的圆脸更是涨得快要撑破皮肤。

她尖叫着迅速冲出去，粗壮的身体差点儿撞倒房门。

恰那盯着墨卡顿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外，吐出口闷气，扭头朝床走来，将我头顶的毯子掀开：“小蓝，是你搞的鬼？”

“我吐了吐舌头：“我实在气不过，小小惩罚她一下。

比起她动不动打骂人，这点小惩罚算得了什么？

不过就是脸红肿几个月，让她出不了门，省得害人。

“我愤愤不平地说着，却瞥见恰那疲惫的脸，有些惴惴地伸爪子挠挠他的袍子：“恰那，你不高兴了？”

“他一声不吭地坐下，将我抱进怀里。

我急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气糊涂了，一时忘了她的身份。

我这么做，她会算到你头上，你又有苦头吃了。

“恰那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埋头贴在我背上。

“怎么会怪你呢？”

你这么做，我很解气啊。

“他捋了捋我的小脑袋，柔和地轻语，“谢谢你，小蓝。

“我又感动又难过。

他才17岁，别的男孩在他这个年龄正是情窦初开之时，对如花似玉的女孩朝思暮想。

他却被迫守着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悍妇，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。

我不禁心中凄然，伸舌舔了舔他瘦削的脸颊。

他默默地抱着我，过了一会儿问道：“你到了这儿后昏睡了两日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哥哥有什么消息。

“我这才想到此行的目的，神色黯然下来：“娄吉让我告诉你，他已定在今年五月在河州（今甘肃临夏）崇圣寺受比丘戒。

他向藏地诸多有名望的僧人发出邀请，请他们前来为他授戒。

“他突然两眼发亮神情振奋，蓦地站起：“太好了，我即刻出发，去参加哥哥的受戒礼。

小蓝，你就跟着我一起走吧，一路陪着我。

“不等我回答，他又冲到门口对着外面大喊：“来人，立刻收拾东西，我们出发去河州。

“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忙碌收拾的身影：“恰那，不用那么急呀。

从凉州到河州只需走十天，现在才四月初，还有一个月时间呢。

“他身体僵了一下，回头看我，墨云般漂亮的眸子里流淌着令人心碎的哀凄：“小蓝，这冰冷的牢笼我一刻都不想待下去。

“我立刻心软了。

当日我们便急匆匆离开了凉州。

我曾问恰那，需不需要跟墨卡顿说一声。

他在马车里摇了摇头：“只怕我还没出驸马府的门她已经得到了消息。

幸好你让她出不了门，否则这会儿她早就追来吵闹了。

我可以断定，这一路上她必会派人跟踪，我在河州的一举一动也逃不过她的耳目。

“我默然。

这种貌似优越实则跟被拘禁没有两样的日子，到底何时才是尽头？

往河州行进的途中，恰那不骑马，只在马车里与我悄声说话。

他很少在人群中露面，只在吃饭住店时不得已出现在市井。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可即便如此，俊朗轩昂的恰那还是引来许多女子驻足观望，胆大的女子还朝他丢花儿、手帕什么的。恰那却眼观鼻鼻观心，敛颜肃穆，从不朝女子投去哪怕一分惹人遐想的眼神。

我蹲在窗口，陪恰那看天上一轮圆月。

丝绒般的夜幕点缀着点点星光，拂面而来的夜风带着微熏的气息，吹在脸上有些温热。

恰那倚靠在窗台上，身姿如松气宇轩昂，柔和的面容如洗后的水晶，清灵剔透。

我看着他的俊脸，回想刚才一幕，不禁有些好笑：“恰那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一路上有好多女孩在看你呢。

刚刚吃饭时，那个女店家都不用伙计，亲自端盘送菜。

她只顾殷勤伺候你，把别人全当空气了，惹得旺错他们很不高兴呢。

”恰那却没有笑，弯腰凑近我，用鼻子轻轻顶着我的小鼻尖：“小蓝，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？

”这么近距离地看着他如清泉般的眼，清俊的脸上隐隐现出令人心醉的梨窝，我用力点头：“好看啊。

论五官和肤色，你比你哥哥还要好看许多呢。

我活了300年，见过那么多人类，什么藏族、党项族、蒙古族、汉族都有，长得最好看的就是你。

”只是，我心下遗憾。

这张脸虽越长越俊，却是再难看到这个年龄该有的清朗笑容。

我这么夸他，却得来他凄清一笑：“小蓝，你知道吗，女孩觉得我好看时，我很害怕。

我有时甚至恨自己这张脸，恨不得用刀子剝出几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。

”我惊呼：“恰那，这是为何？

”“因为若没有人盯着我这张脸看，凉州城内的不少女孩便不会遭殃。

”他直起身凝神望月，消瘦的背影却在微微颤抖，“她们会莫名其妙地被栽赃偷盗，然后被投入牢中受尽欺凌。

还有女孩在街上走着突然被暴打一顿，打得鼻青脸肿难以见人。

”他哽咽了一下，双目微红：“最惨的是个党项女孩，父亲是个屠户，她经常守在驸马府门口偷看我。

不多久驸马府的亲随来提亲，她父亲贪图富贵便把她嫁了。

女孩成婚后天天被丈夫打骂，折磨得不成人样也不敢提出分离。

她拼死来见我，告诉我这都是公主指使人干的，我这才知道她的冤屈。

”他咽了咽口水，颤抖着嘴角说出：“她见我后的那天晚上就悬梁自尽了。

”我掩嘴惊呼：“公主为何如此心狠手辣？

”那时的我，对于人类复杂的情感只是初识皮毛，实在无法理解墨卡顿为何爱而不得便走极端。

”我明白她的心思。

她要的，无非是我的心罢了。

只要她不如此暴戾伤人，我愿意跟她相敬如宾到老到死。

可唯独我的心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给她。

”恰那眸色黯淡沉郁，将掌心握得死死，一拳砸在窗框上，语带恨意，“小蓝，你知道我从小是怎么过来的。

小时候我受过她太多羞辱谩骂，听到她的声音我便不由自主地想逃。

虽然这几年她不再打骂我甚至还会温柔相待，可我依旧畏她。

而且，她只温顺了不长时间，后来的情形你都看到了，实在可怕得令人难以忍受！

”我叹了口气，为他舔去眼角的泪痕：“恰那，班智达大师圆寂前曾经叮嘱过你，如果公主无法与你和美，你可另寻其他身份高贵的女子。

”“我还能有吗？

我现在连上街都不敢。

我怕我走到哪里，都会有我不认识的女孩遭受劫难。

”他将我搂在胸口，凝神望向遥远的星空，哀婉的神情百转千绕，“小蓝，我没有可能遇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见自己所爱的人了。

这辈子，我怕是都无法拥有常人的男女情爱。

”我永远都忘不了，恰那的眼神里有一种认命的绝望。

他清瘦的背影在那一刻显得如此寥落孤寂，如一棵被遗忘的孤木，无声沐浴在寂静的冷冷的月光下。

”真是孽缘。

”年轻人不住感慨，”若班智达大师在天有灵，会不会后悔剥夺了侄儿一生的幸福？”

””政治婚姻本来就难有幸福。

无论多么貌不合神也离，这种政治婚姻双方都没有离婚的权力。

可如果能够互不干涉只维系表面关系，两人倒也不至于过不下去。

墨卡顿的悲剧在于：她爱上了永远都不可能爱她的男人。

”想起恰那郁郁的眼神、落寞的神情，我的心里再度绞痛，咽了咽口水才继续说下去，”

恰那长得越俊，墨卡顿越是喜爱。

可得不到恰那的回应，她便越来越走极端，以为是自己相貌的不足和外界的诱惑让恰那不肯爱她。

”年轻人皱眉：”没有男人会爱上狠毒暴戾的女人，这跟相貌身材没有丝毫关系。

”他叹了口气望向我，”恰那真是让人怜惜的孩子，我真心希望他能够幸福。

”我苦涩地摇头：”我那时并不知道，恰那真正的苦难，还远未开

始&hellip;&hellip;”&hellip;&hellip;

<<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>>

编辑推荐

“不负如来不负卿”第二部。  
神佛动容最美禁忌之恋。  
雪域里最伟大的王，那是最美的情郎。  
历史玄幻纯爱第一人小春四年磨一书。  
千万读者潸然泪下的历史玄幻纯爱巨作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